澤堂集 四

表
劄
敎書
咨文
呈文
揭帖
跋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目錄

表

漂海唐人解送降　勑謝恩表癸亥

方物表

皇子誕生進賀表甲子

賊薄　皇城陳慰表庚午

賊退進賀表

聖節表

冊封　王世子降　勑謝恩表甲戌

撥還贈　勑使銀謝恩表

教書
教靖社功臣或人書
教靖社功臣完城君崔鳴吉書
教靖社功臣綾城君具宏書
教靖社功臣平城君申景禛書
教開城留守張晩加資書
教振武功臣玉城府院君張晩書
教八道都體察使玉城府院君張晩書
咨文
陳都督前咨文 丁丑

呈文

平安監司呈文

揭帖

毛都督文龍前田帖

同前田帖

同前帖

毛都督前賀帖

毛都督前田帖

毛都督前揭帖

毛都督前田帖

毛都督前揭帖

代太學士回毛都督帖

留兩天使帖

代上姜天使

代上王天使帖

袁撫臺崇煥前回帖

陳都督前回帖

陳都督前回帖

白副總前回帖

白副總前回帖

白副総前平安監司荅帖
白副総前平安兵使荅帖
別帖
黄監軍前田帖
劉太監前田帖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

表

漂海唐人解送降　勑謝恩表 癸亥

幽遐仰賴方懋緒業之恢寵錫便蕃忽覩綸音之降
光榮所被頂戴罙深伏念瞻天有路朝海不波祗復
流逋蓋循前世之例優加恩數特荷內府之頒爰曁
輿皂之微普霑金幣之貺伏遇垂衣制治絜矩推恩
蠢動羣生咸囿覆育之下涓塵細勩擧在甄賞之中
遂令敝邦亦叨盛渥敢不精忱拱極恪謹守疆質爾
人民第勤外藩之職修我矛戟庶寬東顧之憂

方物表

天恩普洽擧國爲榮壤奠雖微式禮靡闕右件物等玆同常貢實非希珍惟恭敬之是將豈儀物之徒事

皇子誕生進賀表 甲子

羲(一作龍)圖曆籙方撫泰運(一作文)之亨燕祺呈祥遂開震索之慶三靈協吉萬國騰歡欽惟止仁止慈善繼善述風行雷動至治已洽于寰區業奕根盤洪祚允賴於儲羨當中外係望之日卽天人定基之辰伏念職備藩維身逢盛際北極高遠莫陪駿奔之儀東海汪洋第貢鼇抃之喜

賊薄 皇城陳慰表 庚午

雷霆振威方行邊圉之淸廓蜂蠆逞毒遽聞上都之震驚凡在含生孰不茹痛欽惟英猷天授睿德日新內繕外攘光啓中興之運文謨武烈丕承列聖之休豈料狂寇之陸梁敢肆兇鋒以穿塞雖 皇靈有截旋致渠首之逋逃而兵燹所經重貽京輔之瘡痏旣定謀於全勝願少寬於殷憂伏念敗北力微朝東誠切捐軀赴難縱未效敵愾之忱刻骨誓心庶無忘刷恥之念

賊退進賀表

殷憂啓聖遂遭荐食之灾赫怒興師旋底蕩平之績
乾坤協慶朝野交歡欽惟英明出天雄武冠古持盈
保大適當開濟之期先德後刑丕闡感懷之略豈意
羯奴之桀逆久煩王旅之徂征竊據邉疆罪已稔於
當轍侵陵京輔患方深於剥床幸賴 睿筭之如神
終致醜類之褫魄取鯨鯢以封觀快芟猘狂敺蚩
而出闢盡沃腥穢 皇圖永固邦域無虞伏念遯守
藩維欣聞捷奏犂庭掃穴行待滅賊之秋嘗膽卧薪
誓堅刷恥之志

聖節表

凝旒璿極運方升於泰亨紀瑞瑤光時載回於震夙
神人叶慶動植均歡欽惟祗紹燕謨丕闡鴻業馨香
至治囿民物而咸熈溥博深仁撫要荒而率服玆當
誕彌之節益膺長發之祥伏念叨襲藩封曲被洪造
九成韶奏雖阻鳳儀之庭萬壽嵩呼敢伸鼇抃之賀

冊封 王世子降 勑謝恩表 甲戌

義重宗祧敢陳貳儲之請 恩深冊命遠紆渙汗之
頒何階報酬祗切銘鏤伏念屬藩遺祚遐壤徼蹤率
祖攸行徒勤屛衛之願遭時多難每懼堂構之虧爰
念貽燕之謀詎忽幹蠱之託肆頒章牘之申籲旋被

綍綸之特宣雲錦斯煌出內府之珎藏星文有耀瞻使節之光儀鴻私所加鰈域同慶伏遇柔懷萬國字育羣生治亂持危旣俾延襲於墜緖推仁錫類復許追爵於先親至令稱蒙與叨封典敢不心肝自勵隕結爲期父教子忠思不渝乎世篤天從人欲庶永荷於 皇靈

擬還贈 勑使銀謝恩表

星槎遙歸方遡雲霄之永天澤曲被特還贄送之資受賜如新撫躬增惕伏念偏承庇覆尚保創殘智昧持危雖罔功於藩衛誠深事大顧何愛於髮膚頂縁

儲嗣之請封得蒙誥冊之頒寵感顔咫尺敢以貨財
爲儀水陸途程粗修餽贐之禮詎料 聖鑑之遐燭
俾返使橐之輕齎分内府之蔵珎幾叨便蕃之錫軫
小邦之煩費尤荷字恤之仁感極于心慙發於面伏
遇乾剛獨運巽命重申恩覃八紘豈褻邇而忘遠明
照萬類蓋無微之不彰遂令荒陬賤臣獲此曠世殊
渥敢不益勵駑鈍期報鴻私葵藿傾陽自覺黃道之
近涓流赴渚秖願滄海之朝

教書

教靖社功臣或人書

王若曰予惟宗國顛覆戚藩定其基草昧經綸材俊騁其智故風雲有感或收釣築之遺帶礪申盟亦起茅土之數爰稽舊典用答殊勳卿器宇嶔崎神情倜儻家傳忠烈不以名利嬰懷學有師資不以塲屋屈跡挾青霞之爽氣包黃石之深韜以龍蟄蠖屈之蹤值孤鳴梟噪之日天常已殄董養升堂而發嘆王室將移袁安當座而下泣才非命世不足以濟其屯義非忘身不足以蹈其險卿時協策予實推誠稍費鬻裝大蒐兵械露肝抽膽密結英髦杜如晦之善斷如流陳孺子之出奇多秘元臣宿將咸缺左右之勞巨

猾魁究莫逃牵掣之勢矛頭淅米幾觸危機坂上轉
丸益厥全筭風霆無以比其迅鬼神無以測其幽秉
閑趙宮獨陳耿弁之議指星唐苑卽决幽求之謀致
會朝之清明復長秋之孝養 宗社之慶生民與休
宜推不次之恩用酧非常之績肆策勳爲靖 社功
臣一等云云儀之以繪象錫之以幣鈔由烏臺而鳳
池已愜輿論自韋布而金紫未爲驟遷昔在 太祖
之開邦實惟逈先之佐命豈意重厥之大業更資元
輔之仍孫一等第三符舊封於上洛並侯父子同後
拜之伯禽知家國之俱榮驗公侯之必復於戲守成

難於創始處貴異於居窮君臣共貞敢忘無疆之恤
子孫永保宜思不世之功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靖 社功臣完城君崔鳴吉書

王若曰雷雨動而經綸之志奮風雲感而際會之期
昌雖神謀與能大啓 廟社之慶然羣策畢擧實資
帷幄之良爰策第一等之功宗用酬不貳心之勞效
卿名家濟美弱冠翹英體不勝衣而養之以剛大辭
如摛錦而守之以謙冲久沉踪於散班多覯閔於羣
小屬陽九之板蕩致坤五之傾危哀纏永寧公卿進
詭經之說誣慘元祐殿陛無抵奏之言彜倫遂至於

斆崩寶命將移於姦宄卿惟舊義國耳忘家陳丞相之燕居念深匡難蔡興宗之先見志存除殘幸徼福於宗祧仍見推於寡昧縱橫籌略悉剖心腹之徽諭集俊髦不憚胼胝之苦轟霆破柱而不懾皎日炳衷而靡他凡玆武帳之大勳蓋多瀛府之善斷三韓再造慰先靈之在天萬類回甦續危緒於墜地旣共嘗其夷險又自任於安危鑑公衡平世傳山濤之啓事氷淸蘗苦人服毛玠之持廉言念殷復之洪休盍修代來之偉績肆策勳云云超三階於宰秩援例已行紀一德於旂常視古尤偉井賦有行牲璧申盟雲臺

應宿之圖兄弟並列天廐孚房之錫錦鈔隨頒於戲
景運重開知創守之皆艱隆名難保貴始終之無咎
予方甄不世之賞卿敢忽有爲之機天之經人之綱
自今玆而復整河如帶山如礪期信誓之長存故玆
教示想宜知悉

教靖　社功臣綾城君具宏書

王若曰天地交而泰來方啓休否之運將相和而士
附迄成戡亂之功乃睠熊虎之臣合膺茅土之賜國
有常典予匪私恩惟卿颯爽英姿縱橫戎略桑蓬有
志豈事鉛槧之工桃李成蹊克遵畀養之節栖遲陛

戟縣符之役激昂衽金裹革之心頃當奸逆之滔天而致倫紀之墜地誰無父母忍見幽廢之憂將有亂亡莫任扶持之責幸賴介臣之齊憤得覩會朝之清明卿惟肺腑之親首效爪牙之用膂力方壯不憚裏外周旋之勞訏謨大同實賴上下協贊之效指揮而陰氛洗滌扈衛而精神折衝相從險艱豈惟孤僨素著名譽殆同野王肆策勳云云魏其疏封以彰平吳之績雲臺並像不廢佐漢之忠申之以誓言責之以物采於戲不易得者功名之會莫難處者貴戚之家須知安能惟始佚能惟初可免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指九天而爲正期百世之不渝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靖　社功臣平城君申景禛書

王若曰天厭昏穢景命方新武定艱難多筭是勝雖復三軍左袒大啓渭邸之基萬騎宵屯克贊臨淄之業事貴謀始功讓開先爰䟽上賞之榮用酬中興之佐嗟乎曩事之憯實惟前代所希金墉之囚旣逼於母后鐵塔之斃忍施於稚孩三綱四維圮絶而莫救羣黎百姓塗炭而靡歸苟非秉義而達權疇能撥亂而反正惟卿燕頷投筆豹頭沉機早荷　宣祖之知益篤先將軍之烈旋丁債師之橫獨恥妄校尉之封

雲中有士卒之思灞上任亭長之辱越自長秋之一
閉雖蒙寸祿而亦辭追同二三舊臣共恢百六頹運
桐宮故事無待問於司農荆府前言尚有徵於長史
大策先定天人與能羣材景從大小協力俄被南箕
之謗乆淹西塞之征謀叅蓍龜在遐外而罔閒志堅
金石履險阻而愈平亟恢 坤極之危隮坐彈宗國
之淪喪身羈關徼潛授之圖不渝跡阻戎行首建之
勲難掩闔門從役義聲俱倡肆當攺玉之初即有追
鋒之召歷驗盡悴始終賛謨良疇告豈敢忘播種之
苦大厦數蔭宜思究度之勤肆策勲云云爰田有加

儀物斯備一句佚勳閥之隆古今罕見於戲明良際遇之不易功業保守之尤難非忠無君非孝無親信此理之不忒有功必酬有德必報豈予心之或私指白水而示衷配青丘而永久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開城留守張晩加資書

王若曰授鉞築壇所以重外閫分茅增秩所以疇元勳苟非包文武之全材曷能副終始之委寄惟卿天資英爽宇量恢弘儲頗牧於禁垣曾陪晉接之榮置范韓於關陝屢協師貞之吉利器旣別於盤錯昌言亦著於昏狂玆當鼎新之初首下圖舊之旨凶奴未

滅當勤户牖之防老成尚存盡膺斧鉞之錫不料梟
獍之逆遽出貌虎之班作廷尉之逋因始戕命使驅
涇原之戍卒遽犯宗都當斯之艱搶卿誰恃伯玉在
蜀已發鍾會之謀齡石留秦何惧鎮惡之叛出號則
三軍髮竪走檄則羣醜膽寒曳踵觀兵左右衰新息
之壯登舟灑泣中外倚太真之忠投醪之恩足以感
厲反側轉九之智足以撑持事機旨氛盡滌於一麾
巨猾卽梟於雙闕風凌雨震梁棟之質不撓陰闔陽
開桑榆之功非暮將申帶礪之誓與同 宗社之休
肆策勳云云秩視三台無管陪京之鎖鑰兵提八路

仍摠上將之韜鈐於戲功鉅者報隆任大則責重推
誠馭物予何吝於酧功受命忘家卿宜勉於盡悴故
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振武功臣王城府院君張晩書

王若曰干戈省躬適當艱厄之會斧鉞制閫旋覩克
復之休玆申血牲之盟用酧汗馬之績惟卿資兼忠
勇業茂經綸秉韜建旂不但文武爲憲納言司直實
惟左右俱宜有練達時務之材有包舉衆善之量人
稱支厦巨棟世倚衛國長城屬寡躬之承祧暨羣賢
而起廢西郊推轂肇新遣帥之儀上郡屯兵屢陳伏

羌之策方期強寇之外慴詎料逆竪之內狺鴞音不
悛侯景挾臨賀之釁蠆尾有毒祿山藉幽燕之資神
策之軍未回潼關之師先潰顚隮之勢間不容毛露
泥之行言之痛骨卿當此際事有至難兵雖摠於韜
鈐禍已深於肘腋盃醪投水早得士卒之懽尺檄生
風益勵忠義之氣披其角距置以腹心持危則隱若
泰山決幾則轉如圓石雖成敗利鈍一日百端然發
縱指揮有進無退克奏鞍峴之捷終致藁街之梟
廟貌重安王靈再振知人善使予何有於鑑衡受命
忘身卿實殫其心力以百年未聞之變成一代無前

之勳國有夷吾更何憂於江左天生李晟期永扶於
唐家肆策勳云云分茅土以定封指山河以明誓雲
臺列像名高角宿之躔繡衮臨戎位並台垣之次凡
茲寵數悉稽彝章於戲惟英略可以亨屯惟義烈可
以敵愾富貴自有宜無愧於酬功匈奴未亡當益勉
於報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八道都體察使王城府院君張晚書

王若曰詩歌元老之猷易著丈人之吉雖師壇受脤
兵悉制於中權而督府宣威事須關於上宰竇嬰監
兵齊趙名惟亞夫之先張浚視師江淮位亦忠簡之

次念此艱危之日尤重體委之臣苟非挺文武之資
疇能兼將相之柄再加琱戈之錫無踰麟閣之英惟
卿愽大有容聰明特達早列先朝之侍從旋膺大藩
之承宣有疏通萬務之才而不以苛嬈爲尚有折衝
千里之氣而不以威稜自矜籌畫設施非一二計出
入勞勩動數十年當降將覆軍之餘拮据之功最大
及寡躬平難之始鈐轄之任方專屬值羿浞之兇敢
乘幽燕之重蒼皇之變從古罕聞廓清之功非卿曷
賴事已光於海宇班亦聯於台躔將開血盤之盟首
委體府之命煩言可避雖暫爲法以任愆宿望猶隆

國難捨卿而選衆矧今內憂方棘重以西患未寧守亭繕隍關海之徭戍無已飛芻輓粟嶺湖之資費又空增兵則食艱歛粮則民困思之若涉大水今者孰爲長城玆授卿爲八道都體察使宜從三使之行復任八路之責兵農儲峙總在經濟之中耳目股肱奚啻巖廊之上於戲若臣之會實難遇庶幾一體以相成家國之事尚可爲勿以多難而或怠名將炳於簡冊言豈盡於綵綸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咨文

陳都督前咨文 丁丑

朝鮮國王爲歷陳小邦敗亡情節以備台覽冀蒙矜
察事當職竊惟本國以蕞爾一隅不幸與韃境隣接
強弱懸絶關防虧踈以兵從事每出其下丁卯之變
兩西已覆不得已而權與通和十一年間免被荼毒
此亦出於 皇鑑洞察不以爲罪之大德也然於私
心愧慄若抱氷炭一國臣民咸切痛恨不意於上年
春彼遽遣使常時國書外挾齎他首領等書帶同蒙
古人等以議共稱尊建號爲請蓋欲脅持起釁之計
也敝邦君臣極知兵少力弱禍至無日而大義所關
羣情齊憤斥而不受任其差人發怒徑去敝邦灼見

危機交迫一面將此事意咨報島鎮轉奏 天朝一面申飭邊臣修城添戍逐日待變去後果於上年十二月十一日邊臣馳報㺚兵千餘騎渡江前來此後大勢兵馬連續出來大約真㺚七八萬遼㺚三四萬蒙㺚二三萬軍號二十萬所過城邑一無攻犯直向前路猋忽如飛各鎮將卒畏其鋒銳不敢出城堵截十二月十四日前鋒已到京城外二十里許當職初不虞其衝突至此近畿兵卒且未及徵集京城本不爲守禦計士民一時奔潰當職計無所出亟欲移避先遣大臣陪奉廟社神主與當職若干眷屬馳入江

都當職與世子及宗親文武百官帶領親兵數千隨後發行纔到城南彼兵徑先遶出哨騎已被厮殺道路阻絶勢甚危急本日晚旋向東路馳到廣州南漢山城本城乃百濟温祚王所都遺址距京城四十里山勢險絶便於禦敵前此數年按舊設築擬爲江都聲援垜堞粗立而資實未完蒭粮多峙近村未及輸致城內然無可往且得投身南畿數縣之兵稍稍來赴並百官吏隷恰有一萬三千餘名數僅得派守城堞去訖十五日朝後城已被圍彼乃多設雲梯齊發大砲四面内薄畨休迭進當職親督兵衆躬當九鏃

晝夜拒戰彼兵死傷甚衆知其不能攻陷乃於城底平地設柵掘塹絶內外通時或欵門脅和或建旗招降又於本年正月初二日投送文書一紙該寫大淸國皇帝詔諭朝鮮國王節該我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後又協助明朝荼毒我國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明朝朕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强凌弱無故而興師者乎邇来何故反諭爾邊臣有不得已權許覊縻今以正義斷决卿其曉諭列邑等語今朕親統大兵來征爾何不身當一戰哉又曰明明朝之孔耿二將來歸朕兵至

彼應接而爾兵放砲截戰者何故是弄兵之端又啓
於爾國也朕之弟姪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來無
通書之例乎朕之弟姪何不如爾又外藩諸王致書
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
時爾朝鮮納貢不絕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朕既以
弟待爾國爾適作悖逆自成仇敵雖潛身此城朕豈
縱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勸進朕以帝號
爾乃云是豈我國所忍聞者何故且背盟修築城垣
待使臣之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縶
者何故父事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

大者其餘小𡡉更難枚舉今朕提大兵以來以勅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明朝將何以救爾爭豈有子㥘倒懸而父不之救者乎爾若有詞不妨明告等字攙又於本月十七日投書申前嘖言有曰爾欲敗兄弟之好謀動干戈練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竢朕西征之日乘間竊發欲荼毒我國耳豈有施惠於我國者哉爾欲生耶出城歸命欲戰耶亟出一戰等字攙據此等書無非以敝邦盡忠於上國爲仇嫉且每慮敝邦結聯島鎮有所牽掣視若背芒故有此云云所謂諭爾邊臣正義斷決等語盖其時告諭八

路文書爲彼諜得吏執此爲辭其蓄怒逞憾必殲滅乃已之計於此益明至於親率三色目諸首領傾國遠來以與敝邦修隙而曾不恤寧衛島鎭或撓或救之勢者則誠非始慮所及也當初城中見粮點數不滿兩月薪芻宿儲尤少地勢高峻又無軍屋大風深雪士卒飢凍病死相望當職每與羣臣北向痛哭戎服行禮撫諭士衆曰我不忍負 皇上以至於此爾等亦何忍負我士卒皆揮泣奮臂誓與俱斃故上下相保城不即破而日夜惟望諸道援兵環集或乘事會致其解退而已諸道帥臣自聞當職危逼悉衆來

赴則彼已懸度分遣大衆四出逆擊公淸兵先至先敗江原兵乘險而進相持苦戰數日而敗全羅兵大戰於距城四十里地矢盡而潰慶尙左右道兵頗盛進屯於二十里地被他圍住全沒咸鏡道兵以地遠後至亦被圍住不得前進平安諸城兵從間道穿過入援都師兵再戰再獲利而兵半折副師孤軍敗沒監司兵使等軍大戰於江原道金化地勝敗相當監司死而兵使得全旋亦退次援兵旣潰之後㺚騎四遠鹵掠南至兩湖東北至關東關北深山窮海無所不到公私盖藏京外士女十無一二完存者又聞江

都之郛守臣迷誤不修津渡守備下道舟師阻氷澌
未上彼已瞷知其狀使孔耿二降將造別㨾方艓百
餘隻車載而下卒至甲串津口先發大砲破却我兵
卽刺艓疾渡島中遂亂混被屠滅本處原係小邦保
障財穀之所蓄聚子女之所走集倍於國都而燒夷
俘殺之慘甚於諸道世子妻姜氏次子某某并其眷
屬皆於此時被擄城中因此奪氣粮盡勢窮更無可
恃當職亟欲北向自決以死畢義則宗族百官抱持
救止柔情弱膽不能自辦因循顚沛畢竟共就拘執
國家俱殘君臣同辱自有東國以來禍亂之酷寧有

如今日者乎二月初旬大兵始退仍將沿海船艦驅
率西路敗卒以張軍勢入犯椵島前面初戰不利潛
取小船夜踰蛇浦後嶺裝載銳兵三千從島後下陸
掩襲島中島中腹背受敵終日血戰力盡諸將皆不
屈而死其爲慘酷尤不忍聞而 朝廷東顧之憂到
此方大謂之何哉言念小邦臣我 大明垂三百年
太祖皇帝定其始封 列聖繼述恩典加隆及至壬
辰之變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拯溺救焚再立邦域
此曠古希有之恩造也環東土大小臣民父父子子
世世感戴期以死報德是至情大義之所不能自已

者也今至于不肖之身守藩無狀坐致傾覆八路蕩殘萬姓塗炭子婦臣僚俘幽異域身留空城命懸虎口魂消體鑠一息僅延將何以復齒人數得存宗祀乎盲人雖不忘視誰爲開瞙躄人雖不忘起孰爲點跟天地廣包而自陷於坎井日月高照而自蔽於窮蔀負罪含恤無路告訴仰惟督府仁心義槩或賜憐閔以開他日拯濟之路此區區之至願而非所敢望也情隘辭蹙不知所裁爲此合行移咨

呈文

平安監司呈文

爲仰陳小邦被兵情形冀紓台諒事照得小邦先據
上年春瀋陽差人来議其稱號事卽據義裁斥致伊
怒去小邦已知邊患不測仍申諭邊臣曉以大義使
之作速修備等情文書一丈不意被他邏騎所獲因
此疊挑釁端乃於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撻騎數萬氷
渡鴨江直向京路勢如風飈本道諸鎭皆步卒短技
不敢出城遮截彼輕兵迅驅如入無人之境十三日
先奉廟社主及世子嬪王子宮人凡百器用皆送江
都十四日朝寡君率衛兵三千百官吏隸五百餘人
發向江都纔到南大門聞彼先鋒已到弘濟院卽轉

馬東馳入廣州南漢山城夜徼傍近官兵及到者纔數千城濶而兵少隨行宗室百官侍從諸臣幷皆分把城堞爲拒守計而翌朝城已被圍四面進薄寡君親諭士衆晝夜拒戰彼退築長圍絶内外通伊後㺚兵聯屬渡來大約甲兵十數萬蒙古西㺚兵又不知其數彌滿四野重匝圍住迭進番休又分兵四出逆擊諸道援兵江原公清全羅慶尚等道兵相繼敗沒咸鏡道兵亦入險阨被其距塞本道海西諸將皆援城赴援中道相戰皆敗彼乃連將書擻投來城中又傳一通委示我國士民其書大槩列數我國父事

皇朝斥絶稱號薄待差人容受遼民獻于 皇朝孔
耿來投時發兵攻戰繕城修路欲乘其西犯荼毒彼
境等項又拈出邏騎所獲文書中不忍聞稱號等語
以責之其積怒發憤期必殄滅者不遺餘力而從而
誘脅萬端寡君終不爲動彼以我國王親屬京外子
女金帛公私財穀皆在江都卽造小船八十餘隻以
車陸運猝至甲串津口出其不意先以紅夷砲擊散
舟師連船促渡其疾如飛江都守臣皆望風奔潰世
子嬪王子君及其眷屬皆爲所俘又連發紅夷砲進
攻本城女墻譙樓幾盡崩毁而城中口糧已竭將士

不能復戰所待者援兵而援兵已敗所恃者江都而
江都已陷力單勢蹙終至今日大駕山城受圍四十
七日而兵禍所被自兩西三都南至兩湖東至于海
北至于豆滿江燒夷殺掠蕩然無餘又自漢江盡取
沿海舟艦無用所自造小船驅我俘卒以張軍聲大
抵孔耿爲之向導初犯島鎭前港夜間潛取小船曳
踰後浦後嶺乘霧下海暗襲島後島鎭腹背受敵諸
將血戰徇節其慘酷又甚謂之何哉卽今世子王子
及其嬪御夫人文武臣僚俘入瀋陽寡君雖見留京
城亦與幽縶等耳豈容復有所猷爲哉惟思歷陳此

問事情關徹　大朝衙門而彼之探騎往來織路我
邊民亦多爲彼耳目一動一靜不得自由君臣如在
坑穽無路自達含酸忍痛跼地呼天而已卽接宣川
官吏呈送漁人朴杞所領受漢船所宣示傳諭本國
官民書一紙方知東路諸大人灼知小邦本爲　天
朝被此大禍雖陷罪戾原非本心有此申申開說有
以見諸大人推仁之博視遠之明無以加矣喪亂以
來情勢阻絶今日得覩上國衙門文書字樣孑遺吏
民無不感激涕泣不容言喻小的受任於殘破之中
管此荒墟每引領西望心膓欝結幸此申寫有便略

陳梗槩辭不能盡伏惟諸大人幸憐而恕之

三揭帖

毛都督文龍前回帖

屬因時節蒦展起居正競惕以竢乃蒙雅眷亟賜回覆重枉別帖慰藉繾綣詞幣之腆有過常儀披捧感厲良不自已竊念師旅之過扉屨之供有司或不能舉其職罪戾是懼安望容奬至此哉專价之臨禮所不堪射利之擾豈其然乎第見包荒之德委曲之慈靡所不逮也其於愧荷無地自容不腆土物仍效芹曝瞻望闗塞悅接光儀惟向寒加護閫鉞爲國自重

付謝不宣

同前回帖

向接接伴陪臣尹義立馳啓恭審大人諭以大動師旅弭定變亂之意雖因賊衆漸潰前茅旋撤極知大人撫存敝邦庇覆涼德緩急和應右提左挈有如此者幸甚幸甚此賊蒙國恩澤世享官祿當先祖考時已歷邊郡守光海之季以重賂得大帥横甚及聞不穀之平内難革面從順頗展勞勩不穀念奴夷未滅當日事攻戰知伊适實有膽力可備觝觸之用優其爵祿畀以重兵使奉大人指揮不料伊賊稔凶作逆

覬覦非望陰結無賴舉兵稱亂此實弊邦前古所未有之變也幸賴　皇靈遐暢督府彈壓逆順旣明大小齊奮犯京一日誅討四集凶渠醜類駢首就殲惕號之憂今已少寬矣重惟大人不以不穀撫馭乖方自取顚沛爲咎而至欲遠勤褊裨協助征勦救灾恤患於古有光小邦君臣拭目仰德區區感厲隕結爲期方事之殷未遑一介行李人之訛言乃謂光海復逞致屢大人軫慮尤以媿荷玆用略陳平賊始末倂修薄儀時且向暄冀鼎茵加護以幸天下伏惟盛亮

不宣

同前帖

再辱膚使申之以翰敎極繾綣之致容庇之厚德也撫定之嘉猷也不穀之朝夕所仰賴而從事者惟督府指使而已其遇疾痒顛擠手之所援口之所呼蓋有不期而然者豈敢有隱曩者梶虫拚飛國內震竦亦惟督府聲威是藉得以勦除區區忱諒已具前幅乃若二三陪臣受任於凋瘵之餘力綿才弱蔑效涓埃常懼獲戾于麾下重貽不穀愆悔乃蒙大人棄瑕選勞最其來効奬飭之寵國人與有光耀寡人實氷炭于懷雖賞踰其分旣屢大人敎誨何敢有愛於弊

誇乎李尚吉鄭斗源鄭忠信等各進爵秩尹義立承事未幾當容時月策厲別議加賞春且告謝緬惟對時加護引領眷眷統希心鑑不宣

毛都督前賀帖

恭聞督府大人光膺寵綸晉秩元宰以壯門鎖鑰之寄攝東宮保傅之尊三軍聳觀一邦增重盖惟器大者用慱功崇者報隆雖君子勞謙心存撝挹然王者懋賞理宜褒嘉不佞獲在庇庥與有榮耀中心喜懽專价奉賀兼具別幅用表微忱瞻想轅門如聆頌祝不勝眷眷之至毛帥自謂加少保有此帖後知其誣不果呈送

毛都督前回帖

華緘重啓縟儀備申旣憩一字之褒復拜百朋之錫贍係之餘感厲多矣每念山川云邈營鎭有截雖同仇之義靡間接席之歡尙阻時於牋面緬對儀範而已悠悠心事亦何可言不佞叨受艱鉅掇拾創殘屬玆軍興隨事屯蹇幸賴 皇仁遐布恩詔荐頒綸音所曁動植知榮實亦憑藉總鎭寵靈飾以丹青以有今日也惟當誓心神明上報天造竊托栟幪無斁歲寒卽凌烟圖畫處非所及竹素之事庶無靦顔不任承敎增氣聊布悃愊繼之以不腆之幣統惟台諒不

宣

毛都督前揭帖

昨聞高軒將届營壘繞致訝問旋審停留競省之餘正深翹企忽接陪臣遞報方認幕府似有移鎮之命然疑之間惝怳如失伏惟廟筭深遠殆難窺測藩職疎逖未易容議第以營封之朝夕抗捍辱在提挈以至今日雖承事不敏而慕義則宿衷情所嚮祗固非造次語言所能仰喻也自聞此報寢飯不寧豈導渚之詠復播於東山而擁馬之留無關於西國耶茲煩續价先致卑悃仍探近信兼奉訓誨李尚吉久在跟

候想不惜一二提耳也些略菲儀併以將敬統希盛
炤不宣

毛都督前回帖

向辱惠緘具悉雅意已復帖領謝矣屬馮邊臣狀申
知伊躬受大人面誨諄切丁寧有所不敢承當者寡
人實竦息不寧然大人赤誠待物靡所間阻如此此
固平日所自期於大度而不以往來萋斐少加疎外
者也幸甚幸甚古人之交信在言前今至於不得無
言此固寡人之罪言且有所不盡亦豈所謂中孚者
哉竊以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貳一與貳者禍福成

敗之所由分也不穀之於大人非有骨肉姻婭之驩樽俎慇懃之素而一朝託以心膂與同臭味者豈有他哉實乃公天下之大義也共惟帝臣非私也王事同仇非私也輔車相依非私也掎角相助非私也以敝邦之抗捏而賴大人之力奏復周旋植孤嗣紹墜緒恩德至渥然公也非私也以虜勢之猖獗而得奉大人指揮竭儲胥疲士衆惟思肝腦塗地誓滅此虜而後已者勞苦亦至然公也非私也有總鎮而無敝邦不可也有敝邦而無總鎮亦不可也寡人既公心壹志以承左右縱有一二交構之說豈毫毛有所動

而芥滯於胷中也苟然者是寡人自生疑貳自壞大計以促危亡之禍也雖甚蒙陋無是理也凡大人之謦欬咄嗟無非至誠敎勉寡人豈顧屬耳於皃女呫囁而遽爲憂喜哉前書備矣尚慮左右未諒孤心具吐衷款如右惟大人明信大義寧不洞釋於斯耶臨楲赧汗統惟心亮不宣

毛都督前揭帖

槻夏欝蒸海霧昏墊恭惟督府大人起居神相不佞獲托帡幪叨守藩維全頼大人化力敷奏斡旋詳允欽承 皇勑榮被封典不佞與該國臣民庶幾免於

未嘗下疑有不字

罪戾奉令承教以卒事役其爲拯濟之賜至矣今又
遠枉賢姪辱致慶慰蘭茁映睫瓊漿沃心區區感屬
未敢言喻玆馳賤价併效薄儀惟冀加護鞱鈐以幸
終始伏惟台亮不宣

代大學士回毛都督帖

棘門夐邈禮數嚴截寤寐瞻想未嘗沃之于懷屬玆
驛价之還逕被記室之問詞旨繾綣儀品稠疊拜領
珍賞感厲曷旣嚮因原隰之役得覩模範叨霑款洽
已是一大緣遇不料雅度垂記續煩眷賜自揣陪賤
何以獲玆惟思銘刻寸衷以爲此生幸耳疆域之虞

彼此同軫籌筆之勞大小咸仰況於不佞休戚公私者哉惟是粮餉重幹厥有司存某不敢離局有所措畫旣蒙開示第深憂念伹祝總鎮加毖坐收全勝千里鵝毛不敢廢儀益增赧悚統惟照鑑不宣

留兩天使帖

伏聞輶軒戒候上下缺望賤价屢反台意彌堅自念誠力單薄徒煩聽覽循省羞惕不容于中以下邦之僻陋辱 天子之膺使雖物不稱儀禮則有序是先君之世守前後皇華所容而許之者也今者未展賓主一日之敬遽促回旆非直小邦有違情禮其於兩

大人宣布寵靈光耀遠人之義抑似未遑也況水潦不時道路多艱兩大人貴體久勞陰沴易乘而繞稅行李複冒原隰其無乃重乖願攝更貽不穀之辜戾乎伏惟雅量厚眷必答徽悃暫停牌文之宣以慰袞衣之瞻不勝汗冒之誠

代上姜天使帖

仙槎遄返弧矢分矣裨海邃隔鵠虫别矣去德逾遠思德逾深斯固舉國同情至於不敏荷恩大矣既以荒陬末跡猥厠紹擯承顔於懸設之間效勞於原隰之後追思悠戾若抱氷炭幸賴雅量含弘許以周旋

申以纉緒乃如擊甕拊缻纔脫侏離而且猶附響於韶英之末以備觀採夫豈不敏是爲寶惟寵綏我寡君光餙我陋邦而一介陪隷得以遭際真千載之一時矣仰惟神明共扶時候無爽但願益毖茵鼎早秉樞軸俾海隅臣民均被惠澤此實區區祝望也皇華集一帙謹依故事編次鋟印附塵台覽形穢之誚想在寛借引領霄漢不勝惓惓統惟台照不宣

代上王天使帖

周原訖諏漢槎旋軀風潮屢變節序又換輿言疇昔惄如飢渴仰惟神明有相行李無阻計以此時登陸

結軛靡盬之懷可少紓矣竊以並世通家當年得御自常事耳古人猶以爲幸至擬之龍門矧伊蒙眇詮此偏荒仰朝廷則如隔青冥聆賢俊則若遡黃卷盖有望而不可即者矣不料以垂老餘命濫充末擯親炙德輝近挹風裁陪侍途館奄歷旬月已是希曠之逢而大人又不鄙夷之引之于門屏加之以禮貌鴻章寶韻略無靳秘接其賡酬導其志意斯又特達之知也顧不肖何以得此何以稱此惟當寤寐光儀謡誦風雅傳諸國人與同榮耀世世靡替而已所編皇華集一帙謹以入梓印粧付塵台覽珠玉在側自覺

形穢既蒙題品不容刪去聊以當捧腹耳自此雲泥逈隔嗣音靡接傾翹之懷敷宣曷既惟冀早踐台斗斟酌元氣使海外之人均受燮理之澤不勝幸甚統惟盛亮

袁撫臺崇煥前回帖

遼左腥穢于今六年木道航渤燕路回逴東關聲息歲不再接寡國君臣不啻在盆底矣乃者逖聞撫臺大人特膺 聖天子簡命用偏師嬰小城破屢勝方張之冠綏千萬人而不以一卒相當詩書之囿有此眞勇誠載籍之罕聞矣寡國君臣竊聽於下風各自

矜奮引領西望曰明公廣鎮撫我乎誠信我乎將無
間阻我而教我乎然尚不能因風便奉尺書起居非
惟不敏且不敢也豈意遠枉書版勤加提策詞旨激
揚表裏如覩雖即親奉盟約參綜機密其蔑有加矣
寡人敢不悉布肝膈以承明誨伏惟 大明仁覆我
鮮二百餘年壬辰以前絲粒我矣以後髮膚我矣今
不肖幸續墜緒回已殄之倫彛皆 聖天子賜則又
性命我矣即使寡國君臣舉族而殉白刃竭庭掃穴
馘奴大社斯職也非報也況我毛督府實我臭味也
所以承藉 皇靈惟督府是因犄角奴勢惟督府是

仗常懼于不眠豈敢遠爲顧不肖當職四年迄無以
效尺寸以孤　皇命則有之矣蕞爾缺國一燼於倭
再創於征奴幾亡於亂政方困於備奴寡人胼胝拮
据朝夕不暇而羽檄旁午飛輓相望財安得不罄國
安得不敝然而督府曩時以一旅衆栖迫江關卒食
半菽危而後安今以數十萬人妥帖我境耕焉而有
所借矣糴焉而有所輸矣貸焉而有所贏矣計今年
支粮且十四萬石寡人於此亦盡心焉耳所以奏乞
刷民者豈敢有他意毛鎮既任招撫遼衆不惟鍊卒
彼數十萬兵民雜居討食於我而督府資實漸罄敝

邦儲胥已竭山東粮餉又不至其疇能辦此雖濟事
在衆而兵在務精今不以民資兵而反以民妨兵以
明公神略無幽不燭寧不謂然乎寡人雖愚不肖亦
嘗逮見昭敬王時事矣伏見 先皇帝之所以撫恤
我朝鮮我先王之所以服事 皇朝可謂君臣胥盡
矣卽寡國君臣豈敢斯須忘也寡人幸以昭敬王餘
澤食封君祿優養眷屬於身足矣所以不計糜碎起
擔艱鉅者徒以不忍倫紀之墜地也今若勉其始而
怠其終樹其一而廢其二卽狗豕且不食其餘天下
後世其謂我何哉所恨疆事間阻塗聽多異區區竊

恐大賊未滅孤根先抗中心蘊結秖爲此耳今幸大
人悉心教導之寡國君臣敢不專意征繕裹粮坐甲
以聽金鼓𢦏禮來殷幣謹以心領不腆土物聊以伴
書差人抵督府止留遞送緘封以不獲拜送是恨肅
楮神越敷宣曷既統惟台亮不宣

陳都督前回帖

敗亡餘息只欠一死竊伏苫藁共竢鈇鉞忽蒙督府
大人遠賜札翰曲加存撫肆眚恤災詞旨丁寧不啻
如親戚骨肉接席欵密雖於盛德大恩稱施有裕顧
惟辱人賤跡曽不料滓穢淸嚴枉此 光寵悖恐感激

呑酸技血不知所以奉復也不穀向者忝承墜緒抗
捍靡定惟　聖天子庇廕是賴而不幸疆埸啓釁擣
勢非敵然且彌縫撑柱趣過目前亦莫非東路諸公
左右維持效也及至大義所關危機交迫則不穀不
得不秉義持異以致今日禍殃也方當爨骸嬰城蒿
目待救固日望大軍之至而奈氷冱汛阻勢不逮遠
不穀亦豈不念大人至忱耶乃今國破家殘名蠛身
辱雖蒙大人重煩提挈欲與周旋將何顔面復對天
日將何羽翮更接風雲耶中心悃愊具在咨報一通
早欲専价承教勢拘途梗緘封多日幸今嗣音有便

併此付遞意在言外自可嘿悟所望終始體恕而已此外切祈善毖茵鼎克恢韜鈐以幸天下區區不勝懸想之切統希鑑亮不宣

陳都督前回帖

貢役之回荐被節下付書慰誨矜恤眔深隨以珍儀賁餙益章承領雅眷反省賤分感泣聳厲不知所云向者台府提策之勤控制之重非不至矣不穀薄祜駑材動違事會致此傾覆夫誰怨咎身爲辱人命在深穽惟日竢大朝刑憲之加矣伏蒙 聖天子仁息博施廓開羅網賢大夫義烈敷暢曲軫埶溺前後恵

翰存念殷勤與今別致戒諭不啻辟咡丁寧不穀君
臣雖甚迷惑敢不緘髓銘骨窮刼爲期耶至於貢役
回程　聖旨特下諸鎮護遣舟師過島軍律有截殘
氓得保不料下邦何等罪負而獲此恩遇乃知天地
之所包覆日月之所旁燭盖至此極也顧未知下邦
君臣何時何階報答稱塞耳天時荏苒節序回環正
當賀使登舟之日而形格勢阻北向搥胸夫復何言
玆陪臣遄候固不穀至願禍在目前亦將奈何姑此
尋便寄謝兼致薄產尤不知所以爲懷也惟祈鎮衛
加慈以副盆底之望統希台諒不宣

白副總前回帖

不穀負罪天地偷息朝暮特一通誅入耳今蒙左右枉辱書帖曲賜矜恤凡敝邦顚沛情形與不穀菀結心志無不洞察而明諭之此固曾前素所仰覬於大人者然在鄙縶中亦何敢遽以此自必於尊嚴捧讀悸慄隨以感泣尤不知所以措躬也往年旌鉞之東臨也正屬敝邦據義挽釁之始蒙大人過賜提奬眷愛之厚有踰骨肉不穀固已銘之衷曲矣當在圍城緬想左右屬意拯溺何憚濡足而勢所不及尚復何言即今國家殘破身名撓敗骨肉離析且不足道念

國家初本作家國

形初本作姓

玆宗祀之重凜凜一髮千石之危雖欲復接下風得爲完人殆未可期也承幕府近往亟思專价奉候代攄悃愊勢有所拘禮且未遑嚮風馳情恨乏羽翮尚賴大人周旋之力督府誠意無阻此外復何望耶萬形有弊而一心難泯餘生所秉唯此而已精神相照無待煩言唯冀幢幕加毖籌筆恢略以副遠邇之望灑血緘音不知所裁統惟恕諒不宣

白副摠前回帖

嚮蒙恵翰遠問墊溺之中不任悲感即因回舶付便裁謝並於督府大人前具呈洛帖略布衷曲想今已

徹記室也貢价之回又蒙辱翰獲認台旆還次島鎮輯寧馳慰多矣敝邦蒙督府諸大人仰體 皇上德意矜愍毖恤如保阽井赤子至於申諭丁寧嚴重禁擾使西土子遺得缺餘命無非臺下周旋左右之賜感荷恩私銘在心骨銜環之報豈无其日天時正熱惟祈贊猷益毖因便付謝兼奉薄物以表微忱臨書悵然千萬不悉伏希台諒不宣

白副摠前平安監司答帖

小的自前年管運兩西此時星槎過關駐島每欽儀清裁竊有執鞭之慕矣今忝按臣閱歷創殘皮島已

爲燼墟老爺又移牙旆愀目驚耳萬事非故彷徨躑躅痛絶何及忽奉老爺抵前使南處書所以撫存責勉之意甚厚傷今念昔悲慰交切敝邦不幸事乃至此區區本心天日是臨所望諸大人推仁赦眚使得延緒續命而已南使已歸故此代謝心之所存詞不能悉統希台亮不宣

白副揔前平安兵使答帖

喪亂以來情勢阻隔常恐不復聞上國衙門德音竊自悲慨于中矣不意老爺閣下辱賜問慰昭布誠 缺 申以盛 缺 寵光備至小的無狀何以獲此感激涕泣

徇恐作殉

不知所達嚮者忝在城鎮得瞻旌節竊仰大君子德範威風意謂早晩承令奉教庶免罪戾不料下邦丁此險釁奄致傾覆小的親執桴鼓竟歸顛沛及至儲君遠拘萬事瓦裂小的等是西路一俘卒矣更何爲哉皮島諸公血戰徇節言之憐矣小的負罪偷生無地措躬幸蒙老爺洞燭情素曲加恩貸此豈獨小的私幸舉國臣民當共受賜矣方被參劾不久離管瞻儀轅門無由趍走叩謝區區中誠有難以書牘煩縷只自掩抑摧咽而已薄物表忱倍增慚靦統惟台亮不宣

別帖

伏奉督府劄付見授以副摠職銜小的原是何等賤微今又何等罪負而此命何爲而至哉壬辰以後本國武臣協隨天將豈無一二顯立功效而蒙恩被賞不過金幣曾未聞有得叅伍長之列者盖藩國陪臣原不當玷辱大朝名器自古未有如此事例况小的功蔑罪大何以當此隆重惶悶隕越不敢冒受謹將原劄付還納節下伏望老爺轉申督府俾免罪戾不勝懇祝林慶業本屬小的管內渠亦何敢當此今且不在任所併其劄付封納統希老爺一體裁處幸甚

何初本一作此

黃監軍前回帖

衰敗餘生囚首避影緬想台臺盛儀若隔天淵雖欲復接德音餘響邈不可得矣玆於貢後回便遽承台臺辱賜問慰自顧滓穢之中何以致此捧書悲咽不覺涕血之交集也往年西釁之初起也獲覩台臺奉勅儼臨恩榮所被邦域增重洛度所暨軍民改觀竊意奉令承誨庶幾從事有終豈意瑣力未振危機遽迫數百年世守藩服呼吸淪陷一至此哉仍惟此時台臺督師冒險無非爲敝邦拯溺計而奈何不祿先自顛隮其亦末如之何矣所幸督府諸大人克體

訐契作階

聖天子沛宥之恩前後軫念垂恤有如此者窮鱗落羽尚有再活之望山窮之喩益荷至意敢不銘心天時荏苒節序回環正當賀使登舟之日而形格勢阻北向提肯更何言哉因便奉謝悃愊難悉臨楮嗚咽不知所云統惟台諒不宣

劉太監前回帖

不穀生丁險釁智昧機宜區區守經之志反爲挑禍之計使數百年 皇朝寵藩奄致淪沒忠孝之願一朝掃盡靦顏天地無心存活幸蒙 聖天子大德含弘得逭刑誅督府體仁推恕深軫全濟乃復偷命斯

須廣有一線存先祀之望者以此玆又賤价回便特
紆大府辱書誨諭詞意懇到乃知此身尚在中朝大
貴人矜念中捧讀感悚神魂飛越不知旌幕之懸遠
也仍惟海島經歲舟次多勞思欲專价致情勢有至
難況節序回環秋氣漸近每歲貢船例於此時開纜
而今不可得矣瞻望 宸極雪涕嗚咽寧欲無生督
府申諭不啻提耳餘生銘骨惟此而已因便寓謝詞
不盡意不腆土宜略表微忱統惟鑑照不宣

澤堂先生集卷之七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目錄

疏上

癸酉還朝陳弊疏
論汰講失信再疏
甲戌秋副提學辭免疏
乙亥副提學辭免疏
乙亥冬被劾後辭職疏
丙子備局堂上辭免疏
丙子辭免大司成兼陳弊端疏
丙子大司成備局堂上辭免疏

丙子秋辭 召命陳時務疏劄

癸酉九月論時政玉堂劄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

疏上

癸酉還朝陳弊疏

伏以往在乙丑年秋臣以承旨忝入夜對仍論宋時牧守有任滿前來奏事之規令若倣此凡守令因公上來或遞任還朝者得蒙　引見詢問則各邑弊瘼庶可上達臣此論雖不適時宜猶蒙　聖上垂諭以爲可臣亦刻念至今未忘矣今者不意過蒙　恩造得從下縣榮還禁近言論之外無他職守則臣之前在任所親所目擊政弊民瘼雖發口盡言不爲過越

謹撮其四事略條于左伏願 聖明垂察焉一曰汰講失信之弊臣於辛未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杆城得接巡使移關則本因巡使狀稟該曹覆議收議大臣定奪 啓下事目也其該曹 啓辭云賑恤廳納米受職帖者以七石之米終身免講果爲不當勒令汰講定役則與初不受帖者無别請議于大臣則大臣議內引 先王朝受影職帖者四品以上則免講五品以下則汰講事目以爲明證請依此施行然臣竊考此事目乃萬曆丁未年汰講時因咸鏡監司徐渻狀稟有此條定矣彼時距壬癸募粟時已十餘年其

間持此職帖得免例役亦久則雖從汰講未可謂全失信也今者賑廳之設近在於戊辰己巳年間而當聖明之世委遣邇臣昭示丹青之信給此職帖事體甚重而曾未數年遽加汰講其失信大矣該曹 啓辭猶曰若直定軍役則與初不納粟而閑遊者無別若汰講之後定役則於朝廷小無失信之事噫何其言之易而考之不審耶納粟與不納粟者前此則皆未逢講到今一例見汰則原無毫髮差別而謂有差別誠無所據受帖年久者則容有如臣前所論者矣賑廳受帖者一二年間有何一呷漿水之利而謂有

差別殊不可曉也然此輩所受者職帖也以事體推之則名在職帖而身編卒伍理有不當故自前疑於汰講而初不在免講令甲中則就其間納少年久者量宜汰下似不至大段乖戾故臣亦不甚爭卞於此矣同年十一月初九日又接巡使移關則乃是因該曹再三覆 啓看詳畫一事目也其中大略有云納物免講之類皆是不識一字者雖盡賣田宅不憚納物圖免此乃各官一時苟且之政初非出於朝廷況所納些少而終身免役大爲不可一依項日議大臣定奪事目查出納物多少未准於影職四品之價者

勿論免講帖文之有無並令應講而雖無該曹免講
帖文而納物之數准影職四品以上者亦許從願云
云 判付內已受免講帖者勿爲查覈俾無失信之
嘆云則該曹又覆 啓云納物免講之類已受該曹
帖者依 上教勿爲查覈受帖於本道監司者似非
虛事亦當一體免講而只受本官公文者則不無虛
僞之弊並令應講其中所納之物若與影職四品之
價相准則雖無該曹帖文許令免講似爲宜當云則
奉 聖旨依允矣臣竊伏詳此一款則 聖上欲無
失信於民之意至仁至明而該曹覆 啓又頗詳盡

其後了無改議之端更變之令故臣卽布示民間俾知朝廷畫定事目使應講者預爲學習不應講者安心無怨而旁近諸邑亦以臣當爲考講試官有來問者卽以此條曉知矣上年正月二十六日又接巡使關乃該曹因全羅道御史尹傺狀 啓更爲變通一件事也尹傺狀辭則云納粟受帖其類本不識字惟恐他日落講爲此免講之計矣今聞事目內五品以下受帖者並從汰講云此輩入納雖少與元不納者一體施行不亦寃乎不亦失信乎該司因 啓下而覆 啓之辭云廢朝納物者一依 先王朝例自五

品以下使之考講癸亥後納物免講者限年免講則
朝廷無失信之事渠輩無呼寃之路請依此施行而
聖旨亦爲允從矣臣竊詳尹𥖝所論受職帖見汰有
寃云者與臣所論第一條意相符而該司覆 啓所
謂癸亥後免講者限年免講云者又與臣所論受職
帖者年久者從汰亦可之意無異故亦以此意曉示
民間使受職帖者知朝家委曲守信之意矣同年十
月都事李萷自下道巡到臣任所即爲查覈納物免
講諸帖欲從先汰講臣愕曰此在元事目中不應講
之類也今何遽至是萷曰此乃該司因尹𥖝狀 啓

初本曹下又有該曹二字

而納物受帖者並爲汰講限年定役之令也前事目則已拋矣臣尤不勝疑惑更取都事所持前後事目閱之則蓋尹棨之　啓特爲納物受職帖者訟冤而職帖字下誤下免講二字者其意蓋謂受職帖而得免講者云爾非以納物受職帖及受免講帖者並舉爲辭也該司志在多得軍丁而都忘前日　啓下事目內許多明白指揮遂以受職帖受免講帖者混爲一事泛然回　啓一從限年退講之規巡使雖更禀報該曹疑其爲免講人之地峻辭却之其轉輾至此皆該曹所自誤非本道受任者之過也然所謂癸亥

後受帖者限年免講云者乃欲應 先朝年乆者汰
講之例在於今日不當考講但禀定免講年限可也
而一切考講定役而只計其所納之數退定始役之
年則與 先朝事例懸殊而又計米減役有若賈鬻
則目理太踈德義甚薄殊非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
又受帖之中有所謂實職者戶曹初意欲次第直拜
實職故所納多於影職雖或不多乃一時因急輕納
非渠等作僞也當一體施之而今却在四品以下之
中並見汰落亦似未審然此特細瑕耳至於受免講
帖者初與受影職帖尚得稱號者不同當初朝廷知

不學之徒欲免軍役故特設此一條以廣募納之路而其所納之實倍於職帖之類此皆窮民破家竭財中所得者也盖自　先朝以至　聖際其受該曹免講帖者曾未聞有汰定軍役之人今也該曹初　啓加以受監司帖受本官帖而准四品職帖者並許免查則意亦加厚而一朝因一　御史狀辭閒衍文糢糊拖引施此橫政使遠方窮賤之民専恃事目初不學習而卒然就講騈首見汰其父子兄弟相向呼哭咎怨　國家之状臣實目覩至今思之心地懊惱若自己推之丘壑者盖臣妄布事目於初而不能救解

於後亦不免與有其責故也臣頃於　闕內與尹絛
相遇言及此事則絛之所　啓本意不過如臣所料
其元降事目則七道所已通行本無更易之論云則
是江原一道免講之類乃以後講俱被軍役是獨何
罪哉今聞監司　啓目已下該曹該曹必不肯放捨
臣之此言必歸無益然竊聞今番汰講頗似寬踈僅
識字音者舉免汰落夫以儒爲名而以數字句讀終
身免役詎是事宜又有業武武學之類其不才本在
校生之下當初朝廷雖欲澄汰而今皆棄置不問又
以癸亥以前免講者稱以舊免講而不入於考講之

中此則未知何時所定事目而臣所目見者襄陽校生七八人以廢朝時受帖者得免則其他可推而知也夫廢朝受帖者初有濫雜之格又與今代受帖者有久近之別而必捨彼而就此臣尤不知其何說也今若姑就業武之類稍加澄汰則其所得當倍於免講見汰之類也伏望特出 睿斷將此寃枉之類刋去軍案而徐以臣所陳者補之則不惟江原一路之幸八路所得閑丁亦必什蓰此非小益也惟 殿下裁擇焉二曰田結自覺之弊 國家以民田多有隱漏勒加結負謂之自覺而其實各邑以勒加之數分

派於民結見案之內增其賦稅而已則多田實告者
不免增賦而漏田爲奸者却無摘發此弊之云云久
矣前者該曹特出新意建遣敬差官使之隨其元帳
多少而高下其自覺之數又於逐邑親量五結而取
其漏負以增元帳計其八路所得不下數千結不可
謂無做事之效也然以臣觀之則江原一路嶺有東
西嶺東則壬辰兵火不甚故各邑自有舊帳依倣打
量視平時帳數本無減損而其後逐年勒加已多于
舊帳之數而當今日十倍之役此嶺東之民所以不
堪重賦相繼逃亡者也嶺西則酷經兵火舊籍已湮

量田之初頗從苟簡故多占漏田者或以自饒今者
敬差勒定之數曾不以此區別當去年風水大灾田
疇崩毁無異於乙巳而嶺東但聞灾傷敬差之來未
蒙寛恤減損之德勒加之數比前尤重其盻盻之怨
庸有既乎雖既往不咎而所失非細若前頭勒加之
數復踵今日則是嶺東之民永無解懸之望矣臣之
愚意敬差之行但親量各邑四境五六處取其隱漏
之多少增減自覺之數即令各邑隨加檢覈實得漏
田以充其數不復使其增賦於民結之内則庶幾名
實兩得公私俱便不至於如今白地横加專沒理會

也伏願 聖明垂察焉三曰驛卒給田之弊公須長
位田大同各役當免與否前後巡使所執各殊臣亦
與襄陽府使一體報使至於 啓聞而該曹引大典
以防之其曲折已詳於諸狀牒中今不更擧矣大抵
該曹之意但擧大典所載各自收稅之說以爲此田
雖屬驛人之自收大同役米則本不關稅案自官取
之無疑故終始堅執此亦不無意矣然臣竊聞國初
之法因田入而制稅任土産而作貢故稅案貢案至
今區判其非一途明矣後世政汚吏橫貢役極重則
不得已歸之田結而出其物今者防納滋弊則又不

得已作爲大同而收其價矣大典之初只有田稅安知後世田有大同米布而預論當免與否也今者田稅名重而實輕大同名輕而實重名曰免稅而不得免大同則不可謂之免矣故今日國內通行之規免大同而不得免元稅者則有矣未有免元稅而不免大同者其序固宜也至於大典所謂馬田自耕無稅者乃指元不屬田案如宮家賜牌之類也公須等田各自收稅云者無論自耕與他耕皆自收稅不屬本官之謂也旣自收稅則凡田結所屬之賦皆當自收然後方合大典無稅自收稅之意也今以大典不言

免否而舉欲歸之官不亦左乎又有不可知者近年以來驛丁有給復之規此必為蘇復殘驛計而初不論驛之殘盛路之大小但逐每丁免田賦五十負而已則如祥雲平陵人丁之夥甲於國內田土膏沃使客稀罕家不患乏田不患寡而又逐丁給復則是使富者益富也銀溪保安所屬之驛則人丁稀散久矣原屬諸田且無人耕雖有五十負之給亦無所施設或有之本官如麟蹄狼川等邑元結些少不暇給驛丁免復則是使貧者無所益也今者奪其公須田之復則富驛雖無大損足為怨咨貧驛則不勝賦役相

繼潰散勢所必至臣之愚意朝廷若因舊法依前給
復無論元稅與大同而盡免之以蘇貧驛而仍罷五
十負之結以充大同並免之數則亦必什倍何必得
一失二徒取貧驛潰散之患哉伏願 聖明垂察焉
其四曰餘丁逃散之弊號牌之初餘丁匠人只收一
疋今者雖木品已細而不過二疋之直其役甚輕而
猶漸次逃移者以惰遊之民無統法拘係故也其已
逃之額該曹不許減免一向計數責納列邑或欲收
於田結或欲收於舊隣而該曹皆痛禁不許今則各
邑不得已爲之等牌使自備納則等牌之役漸重計

亦從此逝矣臣竊念古者惰民有罰唐時客户倍稅
則令之餘丁真惰民之類也一縣之内旣有遞移者
則必有新接者從而稅之如本國輪轉皁隷之價則
雖未恰準闕額而可添補價布然此法當行之國内
不可獨行於一州故亦嘗私論於該曹長官不見傾
耳今亦不敢妄爲建請然該曹必欲盡責其闕則寧
存舊取新以爲補苴維持之地未爲失策伏願 聖
明垂察焉右四件所論要非大段積弊所存而前巳
爭卞於上司而不獲則亦似狀牒陳腐之說也然臣
見朝廷於兵財之政未嘗悉心講究利病而行之但

一見增加之數則便攬取不放有同墨守如聞蠲減
裁省之論則非但不施而已擧以爲媚民沽譽而比
之異端邪說臣亦不敢爲無益之論徒取指謗矣惟
此四件所論則乃是朝廷於所當取者不取之於不
當取者反取之今若移彼補此則初無損於有司所
得之數而不至取怨於民似可底行姑以此先之以
竢 聖明之反隅而此外則臣誠有未敢言也噫臣
以迂拙之魁而妄干時政使宜以 經幄之臣而胡
說民財細瑣知必爲識理通務之士捧腹而矉眉矣
然臣本無學術雖辭不獲免强顏逐隊有何昭曠之

見精微之論可以啓沃 聖聰也抑嘗聞心該體用
道無精粗帝王之學固與禪釋偏僻不同而誠正之
功必以邦國推行爲效則雖民財猥瑣之談未始不
在 聖學終始之中矣伏見 聖上經訓漸磨道義
切磋所以修爲於細氈燕間之地者可謂無間然矣
而中外任事之臣所以奉行 殿下政令者無非不
均不合不信不仁之端則 聖明全體大用之學其
無奈首尾衡决内外異塗乎當此時儒臣雖欲不言
民財猥瑣焉可已也惟於 靜攝之中入此文字不
覺支蔓此臣之罪也伏願 聖明恕其愚妄而有所

裁取焉臣不任激昂瞻跂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論汰講失信再疏

臣比以賤疾苦劇冒入辭單退伏私室恭俟譴免矣不意遽有還下之 命臣誠惶缺悶蹙不知所達當此時瀆陳疏章妄論政法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第臣前所疏論關東四弊中所謂汰講失信者此乃朝家大錯士民至寃故首欲詳盡曲折不覺支離致令該曹全昧本旨泛然回 啓將使 聖上虛受之美終歸無益又見該曹因江陵儒疏粘啓之辭則江陵儒疏與臣疏辭大略相同而都事既斥之以悖慢該曹

又以不可撓改論斷則是臣之疏辭已大被掊擊矣該曹於臣之疏則猶以更問本道爲辭而全不論元降事目一條與今所行汰講之舉大相違誤之失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前疏出於忙遽結末一二句語未免有錯下處臣實自省兢惶矣至其大槩則皆據前後須降次第事目極論舛錯施行之失非有深奧難通之義而竊聞該曹諸臣見其疏皆以爲不可曉臣雖迂暗既不敢忍嘿所懷至於陳疏而有所未盡臣亦有罪玆未得已更節前疏而畢其說焉當初該曹因江原監司狀 啓收議大臣後參定事目須降

諸道者文書雖繁撮其大要只有二條其一曰受影職者四品以上則免講五品以下則汰講也其二曰納物免講之類依　上教勿爲查覈受帖於本道監司者似非虛語當一體免講且受本官公文者所納之物與四品之價相准則許令免講也噫此二條者實自該曹入　啓蒙　允至今吏民皆得口誦以爲不易之例者也他道試官皆依此考講無可更議矣何以關東一道獨違棄第二條而將免講帖之類盡行汰落耶蓋尹倅　啓辭內所謂受職帖免講云者不過謂五品以下職帖人也非指三免講帖也而該

曹愠其寬論故爲拖引變幻之計便措語回 啓曰
廢朝時納物者自五品以下使之考講癸亥後納物
免講者限年免講云云都事遂以意見釋之曰廢朝
時納物者自五品以下考講云者此但指職帖之人
則其受免講帖者依舊勿講也癸亥後納物免講者
限年免講云者此兼指三免講帖者也當汰去然後
退年也遂以癸亥一年前後分爲新舊凡廢朝時免
講者則仍舊不講而只取反正後免講者盡行汰落
臣疏所謂襄陽校生七八人以舊帖獨免者此也臣
極知此事必非當初該曹衆定事目自 上依允之

意故盡擧都事所持前後事目面爭於都事牒論於
監司則監司以依所報狀　啓之意題送又申下前
後事目於各官使不應講而就講見汰者皆就原州
營門更查帖文欲爲狀　啓而其後竟不施行此必
恐忤該曹而止也江陵校生必因此生意至於陳疏
其情慼矣都事怒其越訴橫加詆斥一則曰受免講
帖者勿爲查覈之說極爲無據一則曰狀　啓定奪
之事一依施行必無不察之失噫當初須降諸路之
事目其可盡去之乎他道試官皆所奉行者其可盡
掩之乎該曹駁議之辭曰曾經大臣收議參酌講究

退年定役令不可撓改云殊不知該曹免講帖勿爲
查覈之事目乃在收議叅酌之時不知更有何大臣
更議而獨不行於關東耶都事之牒曰賑恤廳事目
果有終身免講之令則分揀之事只在該曹非本道
容議噫其遁辭甚矣凡免講帖必出於禮曹而以終
身免講成文者此例也今賑恤從事所給免講帖即
是禮曹帖也今監司　啓目開坐後錄江陵以下列
邑禮曹免講帖四十四人是也其中襄陽以北四邑
則臣與都事共爲查覈者也即　聖教所謂受該曹
免講帖者勿爲查覈者也該曹回　啓請依　上教

施行者也諸道各邑明白須行者也他道試官遵而
行之者也其應免講萬無可疑有何賑恤廳別件事
目與民相約終身免講之言乎若如此說則癸亥以
前免講者有何該廳事目終身之令而都事使其獨
免乎該曹之執以爲詞者以受職帖人退年免講四
字轉爲退年定役之文而以免講帖混同其中以此
指爲一時寛法者也此則乃因中有尹祭狀 啓拖
引變幻之說非當初畫定二條事目也明矣夫旣以
汰落則差退數年之役與今充額者不過先後小異
耳其歸軍役一也以此施之於五品以下新職帖人

猶爲冤抑況可施之於不應講之類乎且無論事目可否而以事理推之四品職帖旣已免講則今此免講帖懸錄者卽四品以上之價也其可與五品以下同被一律乎此不難明之事也今者江陵儒疏卽臣疏意而都事極其詆斥轉以　啓聞該曹從而順之則是已了之案也何必更問于本道乎該曹粘　啓癸亥以後免講者退定軍役者卽前日拖引變幻之說而都事之抑勒汰講臣之所以爭論不得者也有何可駭之事而更問於本道耶抑臣之所大駭者卽有之矣當初事目中已受免講帖勿爲查覈之云非

但　聖教如此該曹參定回　啓三免講帖一體施行之云明若是日而都事之牒則已爲掩諱兵曹之啓則全不擧論其所列之事起頭所引大臣收議一生免講極爲未安等語此謂影職納物者而發者也其結末癸亥後納物免講者退年定役等語乃該曹追後變幻之說也合此二條以爲防　啓之地而其中三免講一體勿查之說則非但終始倚閣不施而都事則至以無據詆之則是將並以儒疏臣疏盡歸虛妄也今兵曹謄錄具載前後事目次第分明一一可按　天日在上豈可蔽也區區臣愚願　殿下特

賜明斷將臣兩疏下問于他道試官尹察等以驗臣之言非妄然後申問于該曹則關東一路獨汰他道所不汰之失癸亥前後分新舊之謬可駭可愕之實一閱可了何必更問本道都事而後可辨也且該曹所藏事目在於咫尺之地而已不擧論彼都事之已自掩諱條件其可望眞實查報乎不過依前掇拾附會而已有何變通之效哉噫簿書條例政之末也擧目可案逐句可解而猶且倒行舛施不合不均有如此者何況四方之遠萬務之衆名實之辨得失之間所以紛紜交錯者固非一端而人主以一己之聰明

欲商之以一切之權度豈不難乎臣於前疏所謂細瑕者更不可枚數以望朝廷之必行矣 殿下如以臣言爲不妄則其他所條列皆非不可曉之事也臣世受 國恩家習文字三族之内無爲軍役者前任杆城一縣納物者少只汰職帖一人臣有何拘係於此事而喋喋聒聒如此哉誠不忍 國家舉措日乖民心日離失在有司而怨歸 君上每一念之痛切心骨玆不念後咎旁誚而復發口盡言伏願 聖明憐察焉臣不任激切顒昂之至謹昧死以 聞

甲戌秋副提學辭免疏

臣庸賤衰癃久冒清顯引疾就閑今亦晩矣不料
聖眷曲被榮授隨加臣誠惶恐感激氷炭交集窃惟
論思重地侍從甚選決非如臣者所可堪任從前力
辭意非虛假豈容今日復爲玷累乎況臣曽忝諫長
適値 追崇初議卞論之際僭及 宗廟昭穆之說
至被 嚴旨而退幸賴 包荒之德旋露牽復之恩
顧視同輩有未盡然者則臣雖强顔隨行豈不知不
安於心也今者 祔廟之命特下於該曹停繳之論
復發於三司而愚臣竊啓之聞迄兹無變 聖上揮
斥之旨比前益峻至以彼輩恠論等語目前日異議

之流意人臣妄陳悖論使 君父貽譏於天下後世是何等不韙之罪而乃敢揚袂就列自同於無負犯之臣而徒喋喋於已陳之論也雖沽名要譽非臣愚所忍爲而鮮廉寡耻人情之所同戒伏願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名以鎮異論以安愚分不勝幸甚

乙亥副提學辭免疏

伏以自古臺閣之臣本無事務所職者言議而已苟其人學不明理義不勝私則其所言議必反有害於國家雖有 聖君在上群賢比肩乃其人則自不容一日冒居也審矣當今言議之地俊乂布列雖未必

一一任道進退其有不稱之譏者則盖鮮矣獨惟微
臣才分庸陋動必乖謬自忝歷清顯今已一紀有餘
尚無一言半辭報答 洪造往往錯見妄論自傚病
敗孤 恩負國之罪不可勝言而 誤恩益隆遞授
頻仍臣桓抱懼慚措身無地前後祈免秖成煩瀆至
於前秋自劾之章志在引罪就閑而誠不自覺其轉
爲飾非之歸雖蒙 天地大德得逭刑章情迹無據
爲世嗤點臣之冒進汔可休矣而不料今者連忝已
敗之地纔遞玉堂 寵命繼下臣惶恐悶蹙比前尤
切重以年衰病劇精竭意惛豈復有所論議可以圖

後效於萬一者哉伏願 聖慈終始 恩宥亟 許
鐫遞俾就閒秩不勝大願臣不任瀝血祈懇之至謹
昧死以 聞 疏入即 命遞

乙亥冬被劾後辭職疏

伏以臣賤疾危重冒呈辭單冀就散班少延餘息不
謂過 蒙恩旨使之調理出仕臣誠惶恐感激不知
所云第念臣所忝本職既非養閒治病之所所兼備
局樞院有司之任俱係劇地適當僚員多曠專受文
書委責而臣所患頭痛氣厥之症頃刻之間不識四
到時節瞑眩之際便如一夢境界語言倒錯文字艱

澁其不可復供卯申隨理辭令也決矣且臣前於上
殿之日竊聞 筵臣進戒之說反覆詳悉無非端本
清源改舊圖新之意也自 上旣已契合且降淸問
則 筵臣復申前說勤懇不已以臣管見則本源之
論更無以加而似於實下手處欠却條列旣有所懷
不敢不達大意欲望 聖上施之於事日有所爲故
仍有修明法度講論人材等語臣雖僻陋無識豈以
是爲格 君第一義而甚閒 筵臣之說哉所謂東
人策文云者非以 筵臣至論比之擧子常談也盖
謂上自 筵臣講說下至章疏對策皆進此說自

上必已省記云爾造次急遽之辭既欠曲折而 筵
臣似以臣言爲未然臣亦自覺猥煩遂不竟其說而
退宜乎旁聽之致訝而物議之齊奮也杜門待罪捫
舌莫及即今彈章雖停罪狀已昭中外傳聞孰不駭
異而 殿下不即聽臣自處使之冒處於師儒之首
廟議之末則臣之前說雖未必眩惑 天聰所謂君
德之累世道之害者到此而益彰臣雖萬殞不足以
塞責又安敢跛曳病軀靦面就列哉伏願 聖慈憐
臣實病非托察臣真情切至亟將本職及兼帶兩該
提調並行黜免以謝人言以便公私不勝幸甚臣不

勝惶悶憂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丙子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臣所苦風厥之症每缺發若是閑慢職任自可調理仕進今處煩劇又屬艱棘備局逐日開坐而臣請急居半會哭習儀百僚咸會而臣又多闕進玆不得帖席自安冒死呈辭甘心伏罪不料遽蒙還下之命臣一味惶恐更不知所達而適聞副提學鄭蘊之劄詆斥之說極其嚴峻然在原劄末下之前微末之臣徑自引嫌抗辭有所不敢第俟公議黜免而已今見禮曹判書金尚憲辭免劄子大槩則以其

第一剳回　啓之故引咎乞遞其實則彼所拈出詆
斥者乃其第二剳第三剳回　啓之語也此　啓則
果臣所筆定非彼誤認橫加也常時備局有司提調
與公事郞廳勾管一司文簿俗務若期會稽滯奏復
違錯則或有輕重受責之例至若論議可否則專關
大臣與諸宰商確斷決曾未聞有司提調以國論不
是被劾者鄭縕非但素昧官府事體新從外來志與
事違憤慨無聊之極泛聞臣猥叨備局爲世嗤點疑
其弄筆抑揚間以己意若儒生製疏之爲故特擧臣
爲罪必非深斥他有司也而重臣緣此先上自劾之

章臣尤慚恧不得不略陳其曲折矣且親征進駐之
說初非鄭蘊獨見他章疏多有之非但愚臣亟是其
議朝野公言皆是之矣然臣於回 啓之際不復有
所疑貳於僉議者無他焉古今異體事勢隨變凡書
冊所傳若一一模倣必行則豈無膠滯不通之患也
我國靡文積弱受制强虜誠有如汴宋之季者矣若
澶淵之役則虜雖大舉深入河北諸城嚴兵擊却太
原之兵方欲橫斷其後天子以大軍進扼其喉則寇
準所謂可使隻輪不返者策之幾矣紹興之初蜀荊
兩淮五大鎮雄視江外進規中原而行都乃在錢塘

一隅則張浚諸臣請幸建康以係中原之望者又與
寇準親征之議差殊矣今　殿下以數千衛卒進向
西路纔爲六七山城聲援此與景德紹興之時勢又
豈可同日道哉所謂更觀兵力財用別議舉措之云
誠出於相時量力而不得已焉耳此豈執筆下官所
得立異之事哉第念我國論議雖多實功蔑有將來
足兵足食比擬景德紹興之盛殆不可以期月望而
危機之迫只在目前無麵之餺飥不啻之陳爻顧安
所得之此忠臣直士扼腕傷嘆不自覺其言之過者
也仍竊伏念昔在癸亥冬臣妄揣西事有大可憂請

與功臣名宰出守西路大城爲武士先倡而又以古
人死社稷死封疆之説獻焉此則鄭蘊今日疏中之
意也乙丑冬臣又應　旨言事以大振作大變通爲
綱領所謂大振作者即今李敬輿　搨前之論也所
謂大變通者即今尹煌疏内之論也噫當彼時　殿
下果能委任賢括恢拓規模定計數而責成效則一
紀之内國勢必强豈使胡虜侵凌一至此哉其時朝
廷不但以貊道笑之　殿下既命採用而　廟堂終
不覆啓臣亦自忖材腐性昏自不能點撿身家無以
爲格王正事之本而徒競頰舌之爲可羞故不復有

所論説時於辭職之疏一再言及以自悔罪引慝此
又 聖明之所已洞燭者也然則臣之區區本意豈
欲迷國誤 君如今日攻臣者之説乎目今大勢已
傾人民已散 殿下惟當强於爲善好惡同衆内不
失士夫之望外不犯百姓之怨庶幾天心未忘禍機
稍轉顧乃用舍乖方擧措失宜如臣闒茸蘧篨之迹
亦厠於 廟堂之末使衆謗橫集群聽疑惑上累
聖上公明之政下損備局嚴重之體誠爲不可之大者
也臣雖迷暗亦知臣必以此見敗前後控辭底裏盡傾
非緣儒臣一言有小嫌芥而引避也伏惟 聖明曲賜

裁諒亟遞臣備局副提調之任以便公私不勝大願
臣無任激切祈哀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丙子辭免大司成兼陳弊端疏

伏以當此 聖訓飭勵之日臣有本職瘝曠之罪而彈劾未加因循已甚敢冒萬死略陳曲折以俟 聖明之處置臣不勝惶恐罔措焉臣於上年泮議相軋之始偶有屋下妄言訛傳士林重被喧謗未幾而叨冒本職則調劑訓誨原非其資又見兩齋只有鄉儒若干人而京儒則絶無而僅有二三齋任亦罕接面詢究其故則不但愚臣特爲多士所不服亦由近來

科學大壞京中才俊之流則不事圓點治經專務作文以應别試等科而其爲文又不本於經書如韓歐近理之文亦視以陳言唯從事於馬史莊子等書務以瓌奇相尚故其於經傳無暇學誦至有昧然面墻者鄉儒則以不與京儒較藝之故易於編額而全不習作文至有不能結撰簡牘尋常語者其弊將使文學鹵莽人材消耗良可寒心臣竊念此弊之來蓋因考講者只取斷章快口考文者好取狂詞拗捏遂使經者無所發用文者不本義理此非其才之罪將其導迪者非其方故也今於考講之時寛其誦式而至

會試又多出文等則京儒之本經爲文者必多參第
才俊之士可以慕效一變此本國朝大比常規今但
舉而復之則文者必經經者必文不至判爲兩道而
居泮之士亦不患不多矣臣早欲以此上請而或謂
此乃近於利誘也非師儒所當言臣又畏懦不果噫
名爲國學而所儲者若干鄉儒名爲師儒而所管者
尋常俗務臣之尸忝之罪至此極矣由是自欲恒處
館舍朝夕講讀庶以自盡職分矣不幸自去秋八月
臣老母瘝喘極重常在殊域臣日夜診視不得離側
繼而有備局兼任卯申作忙故本館仕進不過朔望

焚香而已課試等事又以 國恤中止黌序之寥寥未有甚於此時今者母病雖得少差備局又屬多事固無望於恒處館中而自經彈章駁劄浮誕之名奸臣之比顯爲一時嚆矢多士之恥以爲師到此爲甚今又有使臣辱 命之罪有館學正論之疏 廟堂容護之失不免并按執筆草 啓乃臣所負犯更以何心抗顔據席談說經義乎夫經術斆學當論天下第一義而師儒之長乃在一國多士之上苟其言行不相符焉則必不心悅誠服况今備局迫於形勢計多彌縫權時制變類非直截之論將來公議之譏斥

蹤跡之顚沛必無了期其不可出入兩任左畫方而右畫圓也明矣臣疾病憂患唯待顚斃而後已惟此數款所論俱係學校科擧之弊官守曠廢之失臣若不自首實則竊恐 聖鑑之明猶有所未察所以歷陳梗槩甘受譴責者此也伏願 亟遞臣職治臣玩愒之罪以肅朝綱別擇重望高秩之臣使得專力敎胄以革弊習以幸斯文不勝幸甚答曰省疏具悉爾意國家使博學能文之人久於敎胄之任士習學術皆不如前故也爾其勿辭更加盡職使多士直溫無傲專務治經仍傳曰此上疏下該曹回啓 啓請施行

丙子大司成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目今邊釁已開大難斯逼人臣苟有舒緩養名避嫌引疾之人則固當科罪黜遣以警其餘如或病有實狀才不舉職亦當隨加澄汰以正天工豈合優旨慰勉容其尸素而坐令時事日敗也臣之賤疾若止於衰疲困劣則跛曳末班顚躓爲期自無所難顧惟火盛頭痛之證根於心腎暫遇煩劇輒復動作一霎時候昏什悶絶不但駭人視聽精神眩亂語言顚錯尋常人事尚不自了其何能勾管事務綴拾文書而得無敗事也試以卽事驗之臣再昨昏時退自備局所患卒劇正在昏悶之中槐院郞廳以大臣分付

使撰國書二本臣把筆茫然殆不成語夜深僅就送
于郎廳矣詰朝臣病加劇不得仕進郎廳以大臣意
來初改數字良久又以 傳教至復改一句又久而
下吏以政院意來欲更刪潤臣亦意思焦涸不能復
改臣寓在城西往復之間日已過午使莫重最急之
事終歸做錯後時之悔罪雖在臣抑由朝廷不早黜
尸素故也且臣之不合備局之任豈止此一事之誤
也前所縷陳不敢更煩只以易曉近事明之則本司
提調雖皆一時標望人或病其負多故亞卿以上曾
經而應入者尚多未叅物論稱屈則通政之班雖才

智特達罕有冒居者非但虧其體統之卑盖亦難於
負位之剩也今以狂疎浮妄病廢不職如臣者厠於
其末加之有司之重當此國事孔棘之時徒使吏胥
疲於請坐文書滞於傳看其爲妨賢路敗實事又何
如耶且念臣名論素輕本職祭酒之除初非多士之
所願適會士論離析訓齊教廸邈無其期指摘疵謗
不堪多口加以老母沉病逾年臣不能朝夕離側常
行講讀課製已多間輟近又無仕冗劇至於朔望例
坐且未能行已兩月矣臣早欲陳情乞免而緣有推
刷俗務未及勾結重爲胥徒沮撓恐歸虛套遷延至

令刷事粗了時變又爾此亦臣愚拗之祟貪戀之致也多士之嗤點物議之指謗無足恠也昔宋儒楊時在都城受圍之時尚以擇名師教多士爲請噫首善之地元氣之本豈可以時難而忽之哉然則當今之世剩員曠職合行黜免者非臣而誰哉伏願 聖明亟令褫臣本職改擇當世高位重望或兼或專植爲多士儀式期於久遠成效褫臣備局兼帶以存體統以省冗濫則國事幸甚儒徒幸甚抑臣因此辭免又欲妄發矣古今所謂門下省樞密院皆在禁密今之中朝內閣之制亦然官不離次奏復無碍故雖天下

大事有朝上題奏日未映而已報可施行者機密之事亦不至宣洩令之備局不在　闕內若非坐起時辰則便是一空廳顧使郎吏執筆持槖奔走於南山白岳之間則政務安得不滯機事安得不洩且密匣出入雖似秘禁其初則郎廳草寫下吏楷書且間密運緘封暫時耳及其　判下之後便謄於郎吏之手城中四方次次傳布此不亦近於兒戲乎且古之詞臣皆在禁直故號令制勑頃刻宣出而今則知誥之臣散處閭閻詞頭之下或自大提學分付或自藝文館　啓下下吏知委多官推諉已消一兩日而撰出

之後人人異見往来塗抹動至數日甚至一字一句微細平常之語亦令草創者改定是亦不可以變通乎大凡今之規例太半出於人欲便私之習而淺見之士拖引若干古語以文飾之朝廷認爲成憲定章而固守之任道談理之士則又以爲法制之末不足與間噫由今之規制而不少有修擧則雖有闈雎麟趾之意臣恐有所窒碍而難通也今若移廂局於闕内堂上郎廳晝則齊會夜則輪直制誥之任歸之兩館禁直詞頭之下即令製進大臣宰臣任意修潤則庶幾事至斯應令出即行雖其所行係人能否事

機敏速脉絡無壅必不如今泄泄沓沓也此非大段
變更雖未能行之久遠抑爲之兆以收旬月救時之
效其亦可也臣旣有所懷不敢不盡於此際而眩症
方極辭欠倫次不勝瞿然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謹
昧死以 聞

丙子秋辭 召命陳時務疏

新除授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知製 教臣李植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
以微臣庸拙到老益甚 聖度包容如天罔極今乃
旬月之内荐被 恩除旋叨 召命無非不堪之地

已債之轍臣誠不能每辱名器枉作千古笑端俛首
循墻情所切至顧惟臣受暇修墓緣病滯還遂蓬蔀之
下至煩 綸旨之降違慢之罪已無所逃只合竭蹙
趍進先謝後辭而所患脚症漸成蹇澁添得痢疾久
未痊愈由水由陸俱妨作行加以痰逆頭痛往往眩
仆此症已兆于十年之前自今春夏重發一向增劇
此係徼命分限未易以醫治也臣病勢如此决難登
時上道多事之際諫垣之長不可曠仕伏願 聖明
亟命罷褫臣職隨正違慢之罪不勝幸甚抑惟臣曾
忝備局後從於刀筆間卒未能一 番陳愚以應 明

吉今歸鄉里加有聞見身雖病伏事或可言而眩疾迷悶不能草定文字而止今為自列賤疾既不免煩瀆上聞則區區夙昔所懷又不容嘿已故輒敢略陳固陋伏願　聖明垂察焉臣向者歷觀下備局章疏所論舉以君德化本為主此乃從昔聖賢所極言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然人君之心法為治至周公以後而絕數千年間寥寥未有繼者則不如堯不如舜已不為世主之深恥而人臣之以此望於君父殆類視釐之詞言之足以為高聽之不至逆耳此所以為說者雖多而竟歸於空文者也至於儉約寬恵嚴

信秉公以為立政建事之本則非惟王者必然雖伯
者必假此而覇雖富强者必假此而富强下至奸雄
之得志戎狄之有君莫不假途於此程子所謂盜賊
亦有禮樂是也此正成敗禍福之關於此而失之則
無復可觀矣今之俗論則不然乃謂王道可以尊慕
不可以施措自雜覇以下俱不害以貪詐而得之高
談精一之理顯行汚卑之政利源日開邦本日毀敗
亡之禍端必由此嗚呼不思之甚也古之酷吏多廉
儉今之酷吏專貪濫古之歛臣設法而陰取之今之
歛臣抑勒而白奪之古之小人革面而畏法令令之小

人得氣而凌善良古之猛政施於豪猾今之猛政施
於軟弱古之勢家以寵賜而饒今之勢家以橫占而
富古之貴族驕溢於太平之世今之貴族矜侈於垂
亡之國此乃西晋蕭梁之弊化而談者尚以趙宋之
仁弱方之噫趙宋豈有是哉今幸 聖上干戈省躬
儉損先倡飭法蠲賦一欲遵先王之美意此乃身之
也非假之也中外咸仰大有為之會矣然臣竊覸而
來國家用人處事大略則似未脫却舊日倒施之習
得非 殿下徒省一念邪正而不復察是非於萬幾
乎或以澄潔方寸為玅道而以政術事務為粗迹如

禪家之見解乎將理有未盡明氣有未盡充舊習纏
繞繁機紛沓不暇整頓而因循作非乎苟然則是
聖明之治不惟不如堯舜文武即桓文所做處抑恐
終有不逮而禍亂之端無時可弭豈不大可懼哉若
振作變通之云者亦諸疏所恒言難以一二條論然
夫所謂振作者專在於刑賞進退之間而頃來一遣
汰冗劣薦賢材之舉不過有司之常規該曹之死法
而倖門隨鑿私意大行一二拔擢者實未有以聳動
輿情如光武之封卓茂其入仕者多不如己汰之類
殿下又不與左右臣僚詢考講論期於必見其賢否

而進退之人材安得以用庶績安得以釐乎夫所謂變通者專在於更張弊政刮去姦蠹一以安民守國為當務今止減省　御供節略小費而苟且姑息之政擾民病國之科則一切付之於循襲之中徒善不足以為政正謂此也大抵國家弊政難容縷數而一言以蔽之曰不均不均之甚又莫如兵則之政尤不可不亟時更張以當方張之虜而今以西邊十餘山城畫為遮截之圖强以弩㦸之典約束西師是則賊至之日不有王玄謨之恩貸則必有封常清之濫誅亦何補於敗亡之禍哉臣竊惟國可以去兵有兵則

不可以不養民可以不役役之則不可使獨勞蓋古
今兵制不過分與寓二端耳兵民不分則井里相助
兵民既分則以民養兵雖制有短長而其有所養則
一也我國則既不盡民為兵而兵又不得養於民非
惟不養又從而刻之兵制之不善古今國家所未有
也臣自兵興以來出入內外旁觀嘿察廣詢慱議粗
有定見久矣及此省閱諸疏所論參以人情事勢則
莫如盡民為兵之為便故頃於會議之末畧有論說
而見為狂謀大言而莫之省今請復為 聖明陳其
一二焉古者國有大變則有徧境出之法公卿以下

以次而出為將帥昔高麗士大夫亦從軍禦敵此皆遭亂圖存同仇敵愾之舉尚何違咈愆苦之有臣曾於丙寅冬隨體臣張晩入侍晩言疑牌案事畢兩班為一軍良丁為一軍賤丁為一軍則勢甚順便矣自上嘉納以為此計最善今者牌法雖罷此法可行竊聞水原一府逐戶編伍閭里間以不為兵為恥然而水原軍兵尚有逃亡者以非盡一國為兵故也頃者關西盡括儒生編伍即以儒生號其軍則衆亦不厭者以名分不降故也今者兩班千百而為兵者無一二民丁數十而為兵者僅一二彼為兵者自備器械

常從操鍊征戍之苦何為其不怨咨思散亡乎今又抄出忠義衛別作軍伍而舉國兩班庶賤閑遊自若忠義衛何負於國而偏苦之乎然且不能盡括口傳元數只令守宰查出校報故舉皆藏匿漏免十不一抽是不均之中重為不均忠義之為兵者豈不怨咨思散亡乎南漢山城器械未備粮儲未充必守之形尚不及於西路諸城今使所屬五邑之軍携妻子運家資一齊入保又以招募無應者之故欲使守令驅率士民以從之比之他邑之軍可謂偏酷且此城本為江漢之防當使漢南州縣入屬而漢北郡邑亦在

其間是不均之中重為不均五邑之為兵者豈不怨咨思散亡乎臣身在鄉曲日有所察此輩臨敵潰散之漸已形一散之後官家更不可收拾而手操利器反與姦民亂流交併作變則國内之禍到此方大而士大夫晏然坐忘以人心未離為恃噫何其不為深長思耶臣之愚計莫如均其勞苦俾無怨咨養其精壯使有戀着此二事而已今宜依倣古制参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為大律令然後秩正三品以上則稱為將帥秩從六品以上則稱為將官秩七品以下則稱為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

爲恐行

學軍雜職諸衛市民坊民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爲號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子仰役者爲限數除征老病廢疾者除征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募其不欲爲兵者爲定數納物而免其征除征者給除征帖免征者給免征帖以其餘編束作隊又就其中或行募法或行抄法兩班則移送驍健隊民丁則移送御營軍其餘則使朝士之不在職者領之教以兵技陣法京中

則或備扈從或從留管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濫也編束既定然後分遣使臣查究不入籍伍不持免帖者梟示鄉里不過一道斷了數三人而靡然從風矣且以免征所納者留貯於各其府縣該司勾管出入大數以為養兵之備或給器械或充賞格無所不可使其御營驍隊充至數萬則或鍊習刀斧之技或講行楯車之制付之元帥以為江河關嶺遮截之圖其亦庶乎其為有用之兵矣此制端的可行有順無難如蒙 聖上赫

知疑作至

然斷決明教四方諭以事定即罷之意則旬月之間可以完案其於已束之軍已行之制一無所妨而自知添補矣如是然後西都可議進駐江華可議抛棄矣若曰和議已絶大義已明師直為壯人和為上已築城池可以遏截已操軍兵可以横行虜後可掣遼左可復不必更議兵制而有餘則非惟 朝議不敢及此即使村童野夫聞之莫不齒冷不知為此説者有何石畫而若是其幾也惟 聖明更加審察於此於彼斷然施行毋徒虗煩奬荅日事文具坐費歳月終致顛隮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惟是御營驍健之

額旣加則粮料資給之路益廣雖令體府精抄之軍亦不可不有以資養而財無所出賦難更重臣意以爲莫如就各道內行大同法久任監司以領之依例收布監備土物輪定差貟直納各司以絶今日鉅萬奸蠹之費取其贏餘自足軍資矣値此減省之際講而行之必無所難臣於丁卯夏因辭職疏及此一款而及出守忠州又見監司李敬輿欲行此法而爲該曹所寢臣頃又獻議賓廳而亦莫之省朝廷幹事之臣各貟能名務守常規其於變通之說一例憎厭況此論出於誕妄疎謬如臣者之口宜乎見却之易也

此法亦有條理今且不暇詳論 殿下幸虛心觀理勿以人廢言則此是國家已成之事可以不駭耳目而行之惟該部憚變更悅因存又畏奸蠹之撓有不欲行之議至於毛擧一條細故以爲難誠可悶也前領相臣尹昉實主大同之議而頗以臣條畫爲便此則非臣之獨見也若曰朝夕待變難容別般擧措則前頭被兵之日頭會箕斂勢不可已曷若預定經制以爲緩急資用也極知芻狗已陳遼豕可慙緣此病違 召命罪懼之中心慮菀結不復審語嘿之節而衝口胡說辭不倫次臣尤不勝惶恐伏惟 聖明垂

諒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劄

癸酉九月論時政玉堂劄

伏以臣等伏見近來天心未豫譴告頻仍非常之眚史不絶書營頭墜地水色赤血雨雹人面之變疊出於數月之內方强寇壓境釁孼大啓而此等變異皆屬兵象天之所以警動我邦家殆若提耳言之而上下因循偷過目前加以 玉候久愆延訪全廢臣等職在近密進見亦阻芹曝微誠無以自達輒以迂腐之談形於簡牘庶幾 聖明靜攝之中容賜省覽

焉竊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徵吉凶之應不易之理也然善者陽之象也惡者陰之象也古今書牒所載陰陽五行之象休咎庶徵之說雖似微眇終必符合是以古之聖王輔相天地扶陽抑陰修諸己則崇德而修慝發於政則先惠而後刑辨人才則舉賢而遠奸明化道則彰善而癉惡要必使其陽明勝而陰沴消吉祥集而災害除此豈非祈天永命轉禍爲福之大本也伏惟 殿下盡性盡倫敦尚聖學一紀于玆而驗之天災則陽不能勝陰慘之人事則義不能勝慾危亡之象不啻形現則臣等竊恐 聖上

之所以修諸已而發於政者大有所倒置而然也臣
等竊聞身心百病皆出於氣氣之作用惟怒爲甚從
古聖賢以此爲戒非一二矣伏見　殿下近來厭聞
劘切之論便萌拂吝之念辭氣失平指揮乖常傷和
損德爲害非細不審　聖明本源之地有何煩惱而
生此病根耶豈不以羣臣進言者煩瀆無實慮其無
補事功而徒損威重故爲呵禁耶抑以爲進言者不
自正已而責難於君斯爲僭越可罪者耶或以　聖
明內省無失而羣臣虛疑強聒斯爲浮妄可責者耶
臣等竊念設使有是三者皆不足以煩　聖怒也程

子曰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然則聖人
之心雖於極惡大罪未始動情以嗔恚也況人主設
諫官開言路言雖失當何所不容而遽加威怒之色
自杜忠讜之門哉此與自暴而拒諫者雖路脈不同
其爲上下否隔同歸亂亡一也昔呂祖謙氣質粗暴
嫌飮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因久病閑看論語一
句忽覺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臣等亦望
殿下於靜處潛心之中或因思義有契或因觀書有
省務去恚怒一意平和則治心養氣之功無過於此
矣且男子晝居於外夜處於內所以順陰陽之氣也

令者 聖躬無妄有疢久不安節而深居寢奥之内
左右給事不過宦寺之類神思易怠昏氣易乘此偏
於静之失也今雖未能 御殿開筵且於宴閒之中
平常之際以便服便坐引接一二臣僚商確古今之
宜或引老成醫官評問保養之方仍以導宣壹鬱開
納陽明使真元長旺邪沴自退以為萬化之本諸福
之基似非少補也若夫朝廷之上士夫之間風俗之
弊政令之失固難枚數臣等姑就其中偏重而最甚
者而略言之一曰惡士論太甚二曰貶寛政太甚是
也 聖上撥亂反正扶樹倫紀所謂士論孰大於是

不幸中間數番處置朝議各立未免甲乙可否此特一時事耳朝廷於此不當以非士論自處而遂以異已者為士論也自是以後凡有論議或梗於朝廷所建立所任用則便斥為士論而比之浮薄毀事之類噫古今士論何嘗不有浮議相雜顧君子之於士論也捨其短而取其長故理順而事集小人之於士論也據其短而攻其長故勢激而禍成治亂安危於是焉分今雖未至於此亦不可不深長思也今姑以士論之欲有所正者言之則皆朝奸濫之輩借科冒貧之流正當初朝廷之所舉義而斥退者也曾未幾時

各私所知圖占顯職歷典名州饕餮橫恣盡逞故態虜庭賤俘權門債帥有百醜可謫無寸功可記而一時彈冠相望制閫今者又大霈　恩典盡釋重罪此輩乆知朝廷好用匪人儕類業已同陞矣豈肯安坐田野省愆沒齒乎其漸圖階級玷辱名器可以歲月而待也然於今日若正人已盡登用庶官尚多曠位此類之外更無可取則雖就其中棄瑕圖新亦或一道也今者守正孤介之士棲遲冗散者何限哉沉鷙材武之類抱屈行伍者何限哉而必欲求於有罪無功之類置之牧民御衆之地使君子解體小人增氣

而臺諫不敢舉劾有司不欲甄别苟簡漸染與之俱
化此豈非攻斥異論之效也李陵陷没而隴西士大
夫盡以爲恥當時名教所養可知矣今者降將親屬
列官中外自以得意而殉國死事之孤或流落飢寒
爲人藉蹸其於顯忠懲惡之典何如哉師之上六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君子之正義也睽之初九見惡
人無咎聖人之至誠也若夫駕馭黥盜役使姦貪之
說雖或有之此非豪傑之智賞罰之明必不免反致
傾覆之禍矣今　殿下至誠未及大聖人廷臣智術
有愧真豪傑賞罰日紊風俗日濁向時所稱賢公卿

名士夫尚多變節隨俗冒法行私者而欲使朴承宗之奴隷李爾瞻之爪牙改心易慮承事朝廷豈不難哉反正之初以寬代虐盪滌煩苛使臣守宰率以廉謹慈惠自勵民生庶有息肩之望矣曽未歲月有司急於近效變為苛刻遂有媚民沽譽之說其所左之者以廉謹為拙寬大為迂慈祥撫恤為巧詐其所右之者以殘酷為能以放縱為達抑勒集辦為才術而其素稱能幹之臣為列邑所視效者一道之內往往而有然察其所為不過讐斂以豐私廩濫錄以稱別備餙廚傳以娛使客厚饋遺以結朝貴內以肥已外

以悅人如斯而已其言曰但問能辦公家事如何即盜官物無害於民又曰減省節約仁聲先播則人心解弛國事不可辦以此所謂能吏酷吏者大率貪縱其間苛酷而持廉聚斂而節用者絶無而僅有然其戕人命鑠國脉之罪則有不可逭也惟其催納官糴畢輸貢賦此特有司之所望於州縣者然於守令職分有何異能能者拙者要是伯仲之間耳若使按道之臣巡問而治之殿最而課之則期月之内便可整頓正不必別為殊稱更樹風聲而後能也凡為此論者不過以不材者為病也不材之人本不中用欲寛

則疲軟而已欲暴則蠢惷而已朝廷但知疲軟之為無用不省蠢惷之為尤害並與廉吏善政而摘擊之其所重信者惟貪猾苛酷之歸此習俗所以遂變民生所以重困也雖然下焉者不足道也自朝廷惡異論而自 上亦惡之自朝廷惡寬政而自 上亦惡之自朝廷好酷吏而自 上亦好之點注敘復之間顯示用捨之 旨則其觀望增益宜無足恠然 殿下於此初豈有私意而然不過欲息浮議務近功而不覺陷於一偏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豈不然乎大抵擇術不可不正審勢不可不明民風俗尚之所在尤

不可不謹也今者一切計功謀利之說勝而仁義信
讓之風不得行於士大夫間以至禮敎頹弛而喪紀
大紊道學堙塞而妖術肆行貪風日熾賊民日興盖
其所由來者漸矣臣等聞有道之國雖弱不亡無道
之國雖強必亡夫有道無道但別善惡所以異陰陽
而已前之所論是也嗚呼國家無兵矣無財矣無機
械矣大率皆無矣所可恃者民心而民心怨矣所可
恃者士風而士風汚矣厲不來則幸矣來則恐其顚
沛復有甚於前日也周子曰天下之事勢而已矣識
其重而亟反之可也伏願　殿下自今而始息刦許

多計較勞攘之說除却許多倒行回遹之政一以扶正人行正道屛姦律貪崇道尚禮爲之主上顧[illegible]時下協民心以消弭灾異以安輯離散以當方來莫大之憂以維持一髮千斤之勢不勝幸甚取 進止 玉堂

箚子未嘗留中留中自此箚始

澤堂先生集卷之八

岢補

宮